独自建房与情恋还乡(节选)

By Jimmy Li

2008 年 4 月, 回到年青时下乡的地方, 一次难忘之旅. 回到华盛顿家中, 连同近 3 年来建造家居的经历, 写了<<独自建房与情恋还乡>>一文. 近 40 页, 约 100 张照片. 回忆了一生中 2 个因果关系阶段的坎坷经历, 以期留给子女. 节选片段作为中国知青运动 40 周年征文.

脏, 天天搞得满身黑乎乎. 躺在清理完的房顶上, 想到在国内我们那代年轻人视劳动为家常便饭. 那时行行业业基层领导多是打江山的”工农干部”,书读多了就怕你脱离什么. 学校里经常刻意组织劳动, 搬砖运土修操场. 每星期都有叫做课的劳动. 麦收季节农村同学回去了, 城市的到附近公社帮农民干 10 天半月脱层皮回来上课. 我们习惯于那种使用粗笨工具低效的而且是无偿的劳动……特别是我赶上了 40 年前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更是一番磨砺. 我们是锤炼出来了, 国家指望我们这代人拿诺贝尔奖也就没门了. 我读高二就文革了,1968 年秋算毕了业马上就赶上了. 那时大城市的去边疆, 省城的去偏远县, 县里的去边远村. 我们县决定谁去依据家庭政治状况, 难免情绪抵触走的晚点, 就去了泰山后面最贫苦的山区. 现在回想最幸运的是离家近, 才 70 里. 欢送的鞭炮与母亲的泪水, 寒风中卡车上的我们, 任人摆布的羔羊, 1969 年 1 月 6 日. 刚满 20…….至于天天爬高, 年轻时什么没爬过? 工厂车间里爬高安装吊车, 农村里在林业队爬山乃至悬崖峭壁. 那年打算修扬水站, 要测量 60-70 斜度的山崖, 没任何安全工具, 我和大队支书用两根竿子, 一竖一横量上去, 半道上觉得上不去下不来都发了慌. 结果是 40 多米! 还有就不好意思说了, 高中文革武斗爬水塔. 就是没有爬过官…... 铺上油毡纸钉上瓦时真激动, 不漏雨了. 一个朋友看了才相信我能独自完成, 说大寨精神让你搬到美国来了. 我确实一直相信我没问题, 但这时候才归结出这包天的狗胆来自那深山沟. 别人当然不理解. 其实也不是在那里培养了什么坚韧不拔意志, 只是有了劳动习惯和一些技能, 心里有数,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铺上油毡纸钉上瓦片时, 想起山里我那漏雨窝棚. 第二年队长要我住在野外看管柿饼场, 因为我没家, 可靠. 那时我就在梯田的堰下挖个方坑, 把一捆捆玉米秸杆顺东西坑沿竖起来, 上面交叉, 漏但深秋雨少. 北面是堰南面算门, 坑底有层次, 高处铺上麦秆就算床 , 门口往下挖个园洞下面和坑底通, 放上锅, 柴禾从通道送进去就能做饭了. 门前就是柿饼场, 住了两个月. 搞完这个杰作躺在里面哪个快活! 夏天全家带帐篷开车去野营也比不上那美妙感觉. 如今又是我一人但是在建一个现代标准的楼房, 真是又好笑又感慨. 同是做人类千百年来抵御风雨寒热的工程, 同是为了生存, 规模与材料, 方法与工具, 工期与性质种种差别如此大…..我那窝棚可没水槽,一次下雨发了高烧. 同生产队的张广博大叔知道了让老伴做了鸡蛋面, 一路小跑端来叫我趁热吃. 至今我都记得那粗瓷碗. 那时生产队分的口粮家家只能吃 6 到 8 个月,麦面更少, 过年来客人才用. 现金收入靠卖鸡蛋才能买油盐. 他后来硬是接我到家里住直到退烧好了…..

一人工作容易浮想连翩. 1977 年恢复高考,知道得晚只有 11 天时间复习, 那个乱套. 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难忘的一天>>,10 年没写东西了一下发了慌, 时间过了一半还不知道写什么. 突然想起离开公社那天张大叔送我的情景, 竟然一气呵成. 毕竟时间不够, 标点没检查全是黑芝蔴了. 这样还 84 分哪! 但那可恶的政治只有 19 分. 好悬呀! 刚够 录取线吧? 要没张大叔,今天就不会站在在这蓝天下的梯子上. 出国时上了飞机才想起这趟远门哪年回, 该去看看他再走. 那里的习俗, 男性够 66 岁扎宽红布腰带. 800 人村庄只有一位. 是个木匠或许因此常被饭菜招待吃得好些. 就是说多数人营养差活不到 60. 可能已经晚了…… 终检通过心情更加轻松, 想起该回去看看那山沟, 该上大学的那段青春光阴赔上的地方. 革命的岁月搞得我这大学快 30 岁上研究生 40 岁读 , 什么都晚 10 年. 一生蹭蹭踉踉力不从心地走过来. 不会有很多人认得我了. 但总可以回去摸摸那里的石头, 喝那里一口山水吧? 这两年老在胡思八想农村那档事要得精神病了. 再不回去, 自己也要老了. 现在这样自由, 同学朋友回去还要攒假期呢. 终检后的工程怎样都好说……

36 年过去终于回来了! 2008 年 4 月 4 日. 原生产大队所在地的在公路交口的彭家庄(36 23’07”N, 117 16’37”E), 有四个自然村. 离开这里时还是土路现在全是沥青. 背后就是和大队支书爬过悬崖峭壁(36 23’06”N, 117 16’51”E), 现在何来这胆量! 那天那卡车淌河水爬陡坡摇摇晃晃, 用这种在美国只准运送士兵的方式把我们和简单被褥提包送到这里. 支书领我们去西面竹子园住的地方, 天已经黑了.菜油灯闪闪光中看不清什么, 就是冷. 天亮一看, 都是石头蛋茅草房, 坑坑洼洼, 这就是公社常青藤吗? 人们身着带补丁的灰黑棉袄抄着袖子呆滞地望着我们, 这就是公社向阳花吗? 为什么现实和讲的不一样呢? 第二天还有文艺活动欢迎我们. 姑娘们苍黄的脸寒冷中伸不开手让人不忍抬头看. 这样境地还要我们插进来分他们一口饭吃! 今天肯定变了, 渴望知道变得怎样, 怎样变的, 又不知从哪里看起.....

…. 原生产大队书记李西持, 70 多了. 他正抗着锄从地里回来. 在他家门口怎么也认不出我来.....我说那年是你把我从一队叫到大队里开柴油机的呀, 他嗨地大叫一声. 后来很多情景都是样戏剧性, 我就知道没人能认得我了, 直讲算了. 林彪坠机是他从公社开会回来违纪提前告诉我的. 我跑回家告诉父亲,他蹦起来: 再胡说送你到公安局去….. 拿起他的锄头比划几下, 他说还真有原来那样.第一年就发生草荒. 一夏天都在地里锄草. 人晒得象 Africa American. 手掌茧子厚得不怕煎饼碴子烫, 手指都磨成了方的. 那里不叫锄地叫耪地, 在美国有了儿子就叫耪耪. 那时这些锄镰镢锨工具我也有一套, 尤其要提那根压在肩上的两头尖扁担, 象征着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回城时连同衣物被褥箱子, 全扔给乡亲们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那”别墅”院子大, 要用就又搞全了, 只是少了扁担多了割草机. 真是伴我一生啊. 大队有一份人民日报和内部刊物参考消息, 就几个大队的领导看. 其实他们也看不了, 不懂问我. 他当大队会计的堂兄问加入了联合国还叫不叫中国. 去了大队副业这报就是我了 - 在山里了解外界唯一渠道…..

竹子园村(36 23’11”N 117 15’34E), 刚来就派我们去林业队, 轻松地先适应适应. 这里每个山梁每条沟我都去过. 天天在山上用砍刀修剪树木. 冬天山里极冷, 隔会儿要点着树枝来个”火烤胸前暖, 风吹背后寒” . 队长张东坤教我们: “人要实(在),火要虚” . 开春就搞枣, 柿子, 桑树嫁接. 他总是背着杆土枪, 好枪法. 不久我请他帮我也搞一枝, 要他教我. 山上有野兔山鸡斑鸠. 玩上隐了就忘干活, 他也不管. 一次我们在北山向阳坡上(36 23’44”N 117 15’34E)包抄一只山鸡,一紧张走了火, 山鸡跑了棉袄冒了烟, 前胸糊了一大片. 他跑来叫我脱下用土才压灭, 冻得我半死. 在林业队只有 2 斑鸠 1 喜鹊伤 1 山鸡的战绩. 无奈一天晚上瞄准了一只黑狗. 这一枪要放出去, 今生就真的不会回来了. 可能是优待期到了也可能作腾够了就让我们去各自生产队, 真正的苦来了. 正在村南河沿闲走的张大叔听说来客了, 赶过来. 天呀, 他看上去还很健壮. 1950 年代他是村干部,识字通晓事理. 我们都在第 1 生产队.

多少年来一直在想, 要是哪天回到这里, 顶多就是到他的坟前磕个头了. 来的路上还在后悔没从城里带点祭典用品, 他却出现在面前, 使得我一时泣不成声, 把他完全搞糊涂了. 直说” 先家去, 先家去”. 这时的心境永远没法向他讲. 这 36 年, 不, 这 40 年在两个半球的甜酸苦辣也一起涌上心头, 真不是滋味. 幸亏没带那东西, 那会让人嚎啕大哭的! …..改革头十几年这里没怎么变, 加上长期公社化, 确实许多人 4, 50 岁就故去 . 我要不走再没有家里援助加上心境不好也难说. 但总体上还是慢慢改善, 近十年才较大. 能撑到这的就过来, 所以还能见到这么些人. 好象 30 年农村改革的成就可以说只是给了他们一条活命的路, 使我能见到活着的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张大叔….,也有 30 年了….是刚读大学(36 11’ 40”N ,117 06’40”E). 父母都是学校职工, 我不住校. 只记得领他去学校澡堂. 门卫警惕地打量着他, 认识我的人投以惊异的目光……

当年照顾过我的大婶也还在, 81 了, 已是巍巍颤颤的了. 多少年来经常想起我病在她家时她说的: “在城里好好地干嘛来跟我们受这样的苦, 早晚回去吧. 这里的闺女都不想嫁給你们, 说你们光会吃粮食.” 现在谁能懂啊? 就是不会在粮食里掺野菜,不会过日子! ….粮食不够就得掺野菜和喂牲畜的薯藤…..麦面玉米面他们舍不得多吃, 拿去换薯干, 1 斤换 3,4 斤. 只要吃多不计营养. 一进山区, 除了在公社工作的, 人人都是脸焦黄的…….多年来人们不断地讲知青下乡天大的委曲如何不应该, 天啊! 谁想得起他们可是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呀! 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手段象我这样把磨难写出来平抚自己, 去让世人知道, 去发泄和控诉呀!

.

几个 乡亲闻信赶来. 张广安读过小学, 算个能人. 曾在城里开小卖店. 打听过我, 乡亲们才知道我去了美国. 现在就在村开百货店兼卖肉. 他说每天能卖 4, 50 斤猪肉. 村里很多人出去了, 人口减到不足 700. 就是说人均 7 钱 . 以前不过年不来客就不用油不吃肉, 很多人只吃咸菜, 这 7 钱够基本营养了. 记得一次有几十天没见荤, 早饭没吃骑自行车进城买零件, 路过下游水库旁一个饭店(36 17’52”N, 117 14’16”E), 买了几个红烧猪蹄, 站在饭店门口就狼吞虎咽了. 那个香! 人家趙匡胤一辈子想那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就是想怎样也做不出来那味儿来的猪蹄. 他说你可干净多了. 就可以想象那时我一身学生服混在农民里狼狈不堪的脏样, 吃不了他们的苦照顾不了自己……说脏, 想到农村在猪圈出粪, 把猪赶到一边, 在圈底一锨一锨扬出去, 山下的地用车推去, 山上的挑去. 还有农村泡麻坑. 鲜麻杆要在水里泡两月直到发了黑臭气熏天皮才容易剥下来用. 一天心血来潮光脚跳进坑里(36 23’ 08.5” N, 117 16’43”E)帮大队副业的麻袋编织手捞麻, 就在公路边上. 正巧公社书记人武部长一干领导路过, 看着我直笑. 落了个好知青噪名, 回城分配时没为难我……脏到妙处了

当年生产队棒劳力徐德勤, 75 了. 说看我还有力气吧. 清楚地记得起他教我怎样用工具. 比方锨,用大力气铲时前手放在大腿上. 在我去之前公社控制生育曾搞强制结扎, 县里来的手术队技术不成熟, 使公社大量男劳力有后遗症, 一累就疼. 这大队就有 30 多, 他是其中之一. 把妇女们吓坏了,再有这种事她们坚决要求上手术台. 真可谓逆来顺受…… 他给我说刚解放全村 400 号人, 现在 800 地反倒种不过来了. 现在很清楚: 整天我干多分少,他干少分 多. 出问题就停工开会, 分点东西全队忙大半天. 什么都是集体的, 什么都靠队里, 谁也不能充分地发挥能力, 队长累死也没用. 还有大队生产队一大帮脱产半脱产人员. 那时叫做 ”混工分”. 头一年日工才值 34 分钱, 一年不过 100 元, 还要从中扣掉口粮钱. 这样越混越穷, 队穷家穷, 越穷越不想干, 越不干越穷.

朋友要我回去了, 路过原来生产队的我呆过的苹果园 (36 23’16”N ,117 17’03”E) . 冬天整枝冬灌, 春天施肥松土, 夏天喷农药除草, 热了到果园上面的小水坝洗掉尘垢和忧虑前程的烦恼, 秋天最忙, 摘苹果分级装筐, 挑到公社收购站去卖掉. 男劳力都能挑 160-180 斤, 我只能挑 140 斤. 10 里远, 这条公路还是沙土路, 没桥, 要淌四道河. 大家舍不得鞋, 过河脱掉踩着滑溜溜的石子过去. 一天两趟. 这是生产队主要现金收入. 队长怕大家路上吃, 允诺到了去饭店. 整年不进饭店, 所以大家直挺挺坐在饭桌旁很不习惯, 呆看着忧郁的队长把馒头和真正叫做菜的菜分到跟前. 只有 3 天, 我就撑不住了. 山区主要靠挑, 独轮推车都 不多. 连 13 岁女孩都能挑 80 斤. 要会”换肩”, 一种不停止行进轮换使用左右肩的技术, 才能走远. 很多人脖子后下方有个肉球, 就是常年挑出来的…..第二年冬生产队牛在山上摔死了, 我们吃了肉开春耕地 5 人一组替牛拉 20 天, 真有做牛马福份…..我在这里捡了一块约 2 斤重的花纲石, 准备带回美国去, 作为那段生活的印证.

过了 10 几天我独自乘客运车再回来时, 山里完全绿了. 先到下桃花村(36 22’ 55” N ,117 17’01”W)看望原生产大队长周庆海老人. 到 10 月就 100 周岁了. 他和孙女一家住. 人说这样的大门”比以前地主还 地主” , 现在是家家的梦……终于看到了昔日中老年男性的装扮, 只是没有补钉. 人们给他讲我是谁, 从哪儿回来看望他, 始终这样的表情不说话. 一提国外, 马上说世界上有 4 个大国, 美国苏联最厉害, 印度最不中用. 急切来看望他的心理真是错综复杂莫名其妙, 老领导远道而来要拜访, 可又不象大队支书接触那样多. 百岁寿星要敬爱, 见他就算见到全村人吧. 仿佛这样一坐, 会有特异功能发生使我能得到什么. 其实想知道他如何长寿, 能得到什么教益……他一生都是有名的和气典范. 民兵连长正相反, 60 多点就故去了. 山里清鲜的空气和水, 清心寡欲, 没有城里人的那些烦恼. 更要紧的, 生活的改善还没有条件让他们去享受宴席, 只是粗茶淡饭…… 再就是阳光, 充足的日晒.建房前几年健康也不理想, 来美国的朋友同学都在处心积虑搞保健, 有个活生生的范例多好……

张兆云, 原大队副业的小木匠. 扛着我那造窝棚的材料回家烧火. 那时木匠没有电动工具, 我帮他解木头. 就是把树干斜架起来, 我坐在地上他在上方用大锯沿墨线两头拉, 锯偏了他就大不高兴. 一次用他的锛子, 一种刃和把垂直的轻斧学削木手艺, 砍到左手掌肉都翻开了, 鲜血奔流留了疤, 一生痛之甚. 家里带来的消炎粉洒上沙布包了包 20 天居然好了. 以后再不准动他工具了. 我就自己做. 用硬枣木做了一把鉋子(flatter), 还求铁匠桃花村的周竹园的张打造鉋刃, 非要大队会计批条最后讨价还价給他们拉一天烧铁的木风箱. 舍不得丢回城带了回来. 他那破家伙现在哪比得上我这盖楼木匠的…… 这条路上一情景震撼终生. 上游大队一个少见的高大汉子, 从 公社水库工地出伕回家, 一袋至多 7,8 斤的补助粮拴在独轮车上丢了. 一边放声痛哭, 一边沿这条路来回找, 不时停下在地上打滚, 上午 10 点到天黑.

他领我故地重游. 南河滩, 山水常年累月流淌, 漠视着人们的生死去留. 曾在晚间独自到这里 , 躺在石板上, 仰望着星空, 愤世不平, 同是爬水塔的小流氓, 置我这般地步, 却无可奈何. 眼中湿潤……在生产队时早上起来大家先下地干活再回来吃早饭再下地中饭下地晚饭. 真是吃了上顿忙下顿, 忙了锅里顾不了锅底(柴火), 一天到晚昏昏沉沉. ……在山里确实未挥一泪, 但终于逃走了, 而且是生产队最忙最累的时候. 帮家里照看刚出生的小外甥. 姐姐, 姐夫也是知青, 而且是极少的十年以上的文革前知青, 孩子还得靠家里. 看着同学工作结婚有事做, 还不如回去好. 父母说回去吧, 大家都是这样. 临行抱着这照顾了三个月, 生下来与我同是农民的可爱宝宝, 泪水终于下来了. 回来时没人问没人说, 好象什么都没发生.

村西南河边, 我开柴油机抽水的地方. 和社员一块儿挖出水塘(36 23’ 06” N, 117 15’54”E), 周边砌上石头, 垒起渠道直通北山根, 管几个队的浇地. 大队第一个 12 马力单缸柴油机和水泵交给我, 看着说明书我自己就安装发动了. 千年寂静的山沟, 第一次响起了机器的轰鸣. 祖祖辈辈无知现代工业技术的村民, 看到我安装, 拆卸, 清洗和调整这神秘的东西, 惊呼 ”一物降一物”. 听到单调的机器声, 全村, 整个山沟都知道我的存在. 现在水塘扩了 7, 8 倍, 抽水用电了. 电机房和谁家养鸡房. 这柴油机改变了我在这里的处境, 我去了大队副业. 住大队部(36 23’ 09” N, 117 16’40”E) , 工作时可以做饭, 自己可安排时间, 借进城买零件机会回家. 后来还配了副手就更自由了. 留在生产队真是贡献不如添的麻烦多…..如今这样多的车辆和机器在村里, 会开柴油机算不上能人了. 但我确实是这里的机械鼻祖. 我在大队牲畜院 (36 23’ 09” N, 117 16’44”E) 三间草房里, 安装了这柴油机, 磨面机, 改装了人力棉花去籽机和畜力弹棉花机. 动力传动的皮带长度都精确计算了去买, 带轮直径算好去公社农具厂加工, 精打细算节省大队有限的资金, 如同节省建房资金. 需要时去抽水, 粉碎饲料. 还把饲料粉碎机改装成小麦脱粒机, 麦季去生产队打场. 临近的祥沟大队(36 22’ 18” N, 117 18’14”E)还请我去安装机组, 好菜饭招待着. 这样直到离开回城.

是原生产副队长徐德友赶着羊从 山上下来, 当年队里最棒劳力. 想起挑苹果他威风凛凛领在前面…..70 了. 记得一次独自上山 (36 23’ 39”N, 117 15’56”E)砍柴, 在山梁上见太阳还没落就继续干了一会儿. 哪知往回走不到一刻钟就伸手不见五指, 顿时慌了. 那时全公社每年山上要摔死二三十人. 后来听见他大声喊我. 我住在队部里, 黑了还不在, 很快被察觉了. 他带几个人提着马灯来迎我. 到跟前接过我的扁担挑子说:”你不知道山里太阳落得快, 可吓死我了.” 做错了事嘛, 我就跟着下山了. 现在才想到这是救人命造浮屠啊. 提起这事他说记不得了……他提出一篮核桃送我. 怕是他仅有的, 我为难却也好办, 说飞机上不准带. 我取了 3 粒, 说带回去种, 他开心地笑了. 那时我常来闲坐. 很多家夏天没有蚊帐, 挖胸挠背地睡觉. 队长下狠心买了 666 粉分到各家….. 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坐在太阳下脱衣捉虱子, 捏得咯咯响. 我还作过短诗<< 捏虱歌>>, 逗得大家哈哈笑, 现在忘了.

94 岁老母亲在房间里说 ”这是李儿.” 德友讲了她居然还记得. 在房子内外我终于看到记忆中真实的过去. 我国内大学里一位生物教授讲, 几千年农业社会, 天灾人祸, 饥荒战乱, 统治阶级玩忽生命, 已经造成国人特有的一种贫困基因, 就是可以从粗劣的食物里提取活命的营养和对稍许过量营养的不适应性. 要把我 100 个美国邻居送到竹子园过老人这种日子, 10 年会死 50, 15 年全死光. 稍有改善, 仅仅不饿了, 只多了电灯电扇, 就有如此奇迹! 一生牛奶未尝一口吧? 一生如此, 如此一生! 2008 年圣诞节在赶写这文章时得知, 这是她一生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照相. 4 个月后在举国奥运喜庆日子里, 她告别了相伴一 生的苦难, 与那鸟巢的 5000 年之盛世焰火一同化为灰烬.

村里公用石碾. 很多人粮食都买来吃了, 已不多用. 以前几天就要用一次. 原在一个棚屋里, 碾盘换了, 碾滚直径仅原来 3/4, 其余随粮食和岁月安慰了乡亲们的肚肠. 原粮碾碎要用箩筛, 筛不过的再碾, 一遍一遍. 不知曾推着它转了多少圈, 直到去大队用柴油机磨面才拱手告别. 吃乃下乡首事. 一来就席地而坐学摊煎饼, 圆铁碰子下面柴草烧上面粮食浆摊平成纸状再叠起来. 顾上不顾下. 大腿跨下热得难熬. 终于翻然醒悟, 麦粒玉米粒地瓜干使劲泡大就下锅, 众人说我糟蹋粮食不会过日子. 其实吃之物理意义乃食物发生相对位移之过程. 此理念坚持至今. 在美国不得已不包饺子不赶面…..第一个麦季结束我分了 38 斤麦粒, 那哪够? 几次到家里要钱在城里集市买玉米面用自行车驮回来.

同队的徐京盛, 死抱着我不放, 象美国人一样, 但不是照脸上, 而是照我肩膀上一口一口啃. 这种特别的国际礼节让人心热. 他说你记得我爹生病去济南看, 我向你借 30 元钱, 你专程骑自行车回城向家里要来, 到现在没还你. 这次轮到我忘了. 当时我妈说”太多了吧?” 我爸说”拿去, 拿去.” 其实借了不久就忘了. 回城时更想不到这, 只穿裤头回来都无怨. 这时才想起在工厂时他也来过, 不是来还钱, 是没钱没物来还情. 他上过初中, 很早就做点烟茶生意, 脱贫早, 可是一次摩托车事故几乎要了命. 怎么都闯过鬼门关? 都是挺过来的硬骨头汉?

山那面是杨台大队(36 22’ 02” N, 117 15’50”E). 也有知青开柴油机, 翻山去会他, 他也来过. 讨论起加在我们头上 10 年, 英文或许是 Puppy 的名词, 与骇人听闻的印度古代贱民无异……想起回城期间后走送先走, 在公社汽车站抱头痛哭的景象. 更有兰州知青向我描述当年赴西北,车站送行人群哭天慟地, 如赴刑场. 美哉! 每家一斤,千百万斤泪水浇灌的知青运动. 绝非刑场, 却可能是战场, 也得去. 生命何曾属于自己?.…要离开了, 真难舍. 乡亲们是无头衔的与我同等贱民, 从未有也无需歧视我们. 幸亏还有一种原是 Red 5 的 Puppy. 他们父辈职权恢复了. 同去的一女知青就参了军, 尽管手无缚鸡之力. 我们也沾光回城. 其实也不是回家, 有的去了煤矿挖煤, 勘探队钻井, 或陋名的集体企业. 真正的 Puppy 赶下去容易, 上来不容挑挑拣拣你也无耐, 非农户口就行了. 我还运气去了一个国营机械厂(35 53’ 47” N, 117 06’13”E)做钳工, 离家 60 里, 周末能坐火车回家. 三年学徒在县城的省级煤矿机械厂(36 10’ 42” N, 117 08’52”E). 在那里还真学得一身手艺. 我离开的时间大概是 1971 年 12 月初. 呆了 3 年差 1 个月.

最后一张照片 张大叔的大孙子送我到乡汽车站. 青山绿树, 最后望上一眼这土地和从苦难煎熬过来的人们. 远处的大婶, 她只能有力气挪到那里望着我走了. 好点儿的日子对她来说来得太晚, 但总算有了. 曾几何时国家领导人说: “花了几百个亿, 买了三个(知青, 家长, 农民的)不满意.” 可是看看这一张张的脸, 这些照片上一张张的脸, 农民好象没有不满意. 苦尽的笑脸没有虚假. 几百个亿买来的照片存在笔记本里, 我也该满意地走了. 这时有种感觉, 一时无法描绘想象, 好象除了照片还有什么…..

飞回华盛顿. 乘客不多, 轻松, 舒坦,心里也极为满足. 总算如愿以偿, 不虚此行. 那石头 最终没带回来只有三只核桃和一串电话号码, 再就是那依然无法描绘的感觉. 我期望村里能用上互连网但还不行, 乡亲们离着现代化还很远, 但总是好得多了. 后来知道, 几个同去的知青, 虽然只有 70 里路, 30 多年居然没有一个回去看上一眼. 难怪乡亲们认为我去美国就一定不会回来. 不堪回首啊, 可是我回首了他们没有!…..回来后的内部工程比预料严峻得多……..3 年下来,始终未添任何设备, 没有打钉机, 空压机, 挖掘机,干墙板切割机, 手脚架, 甚至卡车都没有. 我还是只有这些基本工具…… 和在山里搂过锄把儿的一双大手. 让我也吃惊的是, 就这些工具, 建成了值几十万的楼房, 至今只用了$20,000 多.

照片存在笔记本里容易浏览. 请那儿时朋友冲了几十张寄到竹子园. 张大叔家没见过这多照片情形可想而知. 我的情思随着照片分到各家. 人民公社开始于 1958 年, 不久发生了饿死 3755 万人的人间悲剧, 绝大部分是公社农民. 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以低效率生产方式存在到 1978 年, 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 为害最惨烈的一次空想主义实验. 让农民饱受其害. 知青运动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无奈措举, 开始于 1968 年也结束于 1978 年. 也是无需解释地不了了之的实验悲剧. 它把 1700 万城市青年惩罚性地推向农村和边疆. 去农村的我得以和农民结合, 和他们一同体验到这两个悲剧的一个重合阶段. ……带着一生难以磨灭的肉体和心灵上的创伤, 某天要消失在这房子里时我会最深地感觉到, 人从世间唯一可带走的东西只有亲情, 就是离开竹子园时的感觉到的那东西. (2009 年 1 月完稿于马里兰州家中)